

消失的國家出現了 圍牆

出生後，人生有許多界線，小學與同學桌上要畫線、長大與同事間 OA 界線、路上交通有界線、大樓房子有界線、城市之間有縣界、國家之間有國界，許多有形和無形的界線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上，有些覺得無所謂，有些覺得應該，有些理所當然，有些似乎多此一舉，不過也就是這樣，文明社會才會如此的井然有序。但是，如果界線畫過了頭，阻隔生活、阻隔行動、阻隔思念、阻隔自由...，那跟監獄有何不同呢？

文、圖／小剪尾

這天我旅遊到伯利恆，前一天剛從約旦經過胡笙橋過境以色列國界，短短的十幾分鐘車程，由一個回教國家進入到猶太教國家，車子行經聯合國共管的荒蕪沙地，將進入以色列邊境，導遊一再提醒、一再強調，護照準備，千萬不可拿相機起來拍照，如果不遵守規定，有發生任何狀況一概不負責，一種步步為營的緊張氛圍，充滿車內。

下行李過安檢，一個人一本護照排隊過安檢，身上所有金屬物皆須卸下，嘩嘩聲，響的讓人緊張，前面的旅人過三次安檢還是嘩嘩叫，被請到另一邊詳細檢查，深怕自己也會有如此遭遇，索性將外在的所有東西，包括腳上穿的鞋子、身上背的器材，一律過機器檢查，就是讓自己沒有任何物品在身上（當然要穿衣服囉），只有手拿護照。順利過關後，就是過海關，別看海關人員都是女性，這可是人人皆兵的國家，打仗格鬥都要會的，可惜了美麗的臉龐，臉部線條看不到一絲絲的柔和曲線，高挺的鼻子充滿堅毅的線條，深邃的眼睛充滿嚴峻的眼神。

海關人員問我：「是否要蓋入境章？」真不知世界上哪個國家在入境時會這樣問的？因為據說有些國家在辦入境簽證時，看見護照上有以色列的入境章，可能簽證會不容易過，在出國準備資料時曾經看過這樣的情況，沒想到過海關還真的

會詢問，不過奇怪的事來了，我們有伙伴不想蓋入境章，結果換來一陣長長的關切與詢問，Why？

前後時間經過二個國界，一邊是約旦邊界安檢輕鬆，海關談笑間，祝我們旅遊愉快並平安回來，一邊是被回教包圍的以色列，安檢嚴格、緊張刺激。唉呀呀，這樣的「界線」，真的告訴我們這裡跟別的地方不一樣。難怪出國前，朋友、同事都問那不是有戰爭、有衝突的地方嗎？不過，我倒是覺得安檢嚴格對我們旅人來說，沒有不好啊！

進入以色列後，我們還進入巴勒斯坦地區，聽起來是不是怪怪的，因為巴勒斯坦自治區分散在幾個城市地區，且皆在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同樣的有關卡，導遊再一次強調「護照可，相機不可」，不論是耶律哥或是伯利恆，都有檢查哨和鐵絲網，加上以色列荷槍實彈軍警人員的詢問。



走在巴勒斯坦街道市集（整個市集只有我們是外地人），生活上看起來仍正常，市集小販對我們感到，頻頻揮手招呼，一些招攬生意的搞笑動作都出籠，還有人不甘示弱的唱起歌還跳起舞來，我們樂得與他們互動，把握時間走走看看，此時不見一絲煙硝味，他們雖處於領土受人嚴格控管的處境，卻也能自娛在生活上找樂子。

稍晚住進伯利恆（註一）的小旅店，夜色漸暗，街上有著奇怪的異國氣氛。這天，我們這群過動兒都沒人有意願往外跑，就是想快快填飽餓了許久的肚子，隔天出門上車前，旅店門前迎面聳立的一堵牆正對著我，萬萬沒有想到，會看到一個如此不同的界線——「一大面塗鴉的牆」，前面這是監獄嗎？這圍牆要關什麼呢？怎麼會有怪怪的圍牆？許多的疑問，同行的伙伴快門猛按，同住的外國旅人也到處拍照留念，好奇驅使我繞著圍牆，細看圍牆，牆上塗滿著忿忿的塗鴉，有人說全世界的塗鴉都盡是些發洩的情緒用語，不足為奇，但是這「牆」的塗鴉，似乎隱喻著許多的訊息？

「YOU MUST RIOT, YOU MUST PROTEST, JUST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為了讓世界聽見，你必須用暴力，你必須抗議！)

「MAYBE A WEEK, MAYBE LONGER, THEY 'VE GOT THE GUN, WE 'VE GOT THE NUMBERS.」



(也許一星期，也許更久，他們有槍，我們有人！)
「WHY CAN'T THEY SEE? WHAT HAPPENS TO THEM, THEY ARE DOING TO ME.」

(大家為什麼看不到，他們對我們做了什麼？)
「WHERE'S THE MISSING PEACE?」

「TO EXIST IS TO RESIST」

(和平為什麼不見了)(為了生存，你必須抵抗)





牆上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說：「我是柏林人」宣告這是新柏林圍牆？！牆上忿忿不平的用語，讓我想著真的要用暴力，世界才會注意我們？世界才會聽見嗎？這道「隔離牆」(註二)圍著不讓人任意進出，圍著世居的巴勒斯坦難民回家的路。1948年5月中東第一次戰爭結束，以色列以保護猶太人為理由，佔領約旦河西岸，並遷入大量猶太人，國際間為免衝突增加，劃定一條分隔線「Green Line 綠線」；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以色列又以保護聖城完整為理由出兵越過分隔線，佔領耶路撒冷；2002年再一次以國土安全為理由，築起高高的隔離牆。這條長達350公里的界線，完全阻隔了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領土，一條漫長艱辛的回家路於焉開始，一份生來自由的空氣被剝奪了，似乎是另一種種族歧視的統治開始，所以在圍牆上爭國家以外，有看到一句話：「他們有槍，我們有人」。

在伯利恆小小的一面高牆，真是令人五味雜陳感觸很多，如果世界上有國家，它的領土呈四分五裂的，它們是東一小塊西一小塊的，還由隔鄰強勢政權國家所築的路切割、所築的牆圍繞、所派的軍警控制，出入沒有自由，返回故里更是不容易。巴勒斯坦就像這樣，被圍困在小小的領土裡，而一個被放逐二、三千年的民族，現在卻

又來壓迫另一種族，衝突立現，隨時上演著過去、現在、未來的糾葛情節。

台灣，是不是也一樣呢！就像被圍困的沙丁魚罐頭，一個強權的手掌隻手即可拿起落下，爭不出罐頭外的世界，島內的強權相互排斥，只在罐頭內推擠壓迫，一樣的在世界地圖上是極微不足道的「國家？」，他們用暴力，我們用民主，世界好像也都沒看到，好像也都無法獲得解決，只能期待強權願意放下，讓應該在世界版圖上的，都能自由民主的站穩留下。

註1：伯利恆屬於巴勒斯坦自治區，目前，以色列控制着伯利恆的進出口，而日常行政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進行管理。伯利恆(Bethlehem)，是以色列王國大衛王墓被發掘的地方。而耶穌在此馬槽誕生，更使此地成為朝聖者地圖上重要的據點。

註2：自2002年6月起，以色列以阻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成員滲透到以境內實施襲擊為由，開始沿1967年戰爭前，以巴邊界線修建高8米、長約370公里的安全隔離牆，目前尚未全部完工，仍在興建中……國際人士一般稱這座牆叫「種族隔離牆」(Apartheid Wall)或「隔離牆」。

